

# 戴敦邦:愿做曹雪芹的知音

□沈嘉祿

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虽然是一部小说,但真正读懂它并不容易。《红楼梦》能在民间产生广泛影响,还得益于其他文艺样式对它的解读与移植,比如戏剧、曲艺、绘画、音乐、民间艺术等。而数十年来,通过连环画进入《红楼梦》这一片美妙境界、感动于宝黛爱情故事

的读者又何止成千上万。半个世纪以来,上海著名画家戴敦邦用自己的画笔演绎过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煌煌勋业,天地可鉴,其中对《红楼梦》的精彩诠释更是持续了四十余年,付出心血最多,这不仅刻录了戴敦邦的艺术轨迹,也见证了中国文学界、美术界的思想解放和人物画创作的发展路径。

## 壹 阿英先生在病榻上的点拨

1977年年底,受文化部外文局(现北京外文出版社)委托,著名学者、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将《红楼梦》翻译成英文版。为帮助国外读者理解这部巨著,出版社决定请戴敦邦为译作配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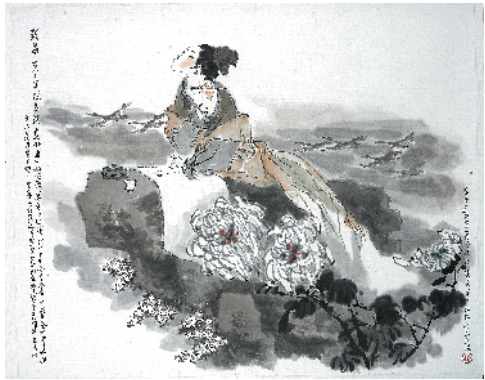
能为《红楼梦》配插图,戴敦邦异常兴奋。早在读中学时他就津津有味地读过《红楼梦》,还向同学表示有朝一日将《红楼梦》画出来,也不枉人间走一趟了。

出版社要求忠于原作,还原历史真实,要让外国人看得懂中国人的生活场景与风俗等。戴敦邦对此进一步理解为:除了准确地表现服装、头饰、家具、器物、园林、建筑等细节,更重要的是再现那个时代的富贵人家、名门望族的日常生活和人物形象。

于是,戴敦邦去北京请教阿英、启功、周汝昌、端木蕻良、吴恩裕等红学专家。他前往医院拜谒“研究红学资格最老”的阿英(钱杏邨),此时老先生已病重在床,得知戴敦邦对如何画好《红楼梦》尚有顾虑,立即对他鼓励。已经说话含混不清的阿英先生通过他的女婿、著名评论家吴泰昌的“翻译”,对戴敦邦一一点拨,建议他“人物造型以明代为主,不排除清代”。于是这句话就成了戴敦邦创作《红楼梦》的形象基础。

为了准确地表现满族贵族妇女的服装头饰,戴敦邦还跑到故宫博物院。故宫为他找出雍正时期的皇后与妃子服装让他观摩研究。此外,他还考察了紫禁城、恭王府等建筑格局与居室细部,向故宫专家请教清代官宦人家的礼仪以及老北京的岁时风俗。

1978年英文版《红楼梦》问世,戴敦邦创作的36幅插图随着英文版进入外国读者的眼帘,他本人也因此名声大噪,在美术界甚至有“一想到画《红楼梦》,就想到找戴敦邦”的说法。



戴敦邦与恩师徐培三先生合作的《红楼梦》人物图

## 贰 绘制《红楼梦》邮票,“一目山人”再次向曹雪芹致敬

不过戴敦邦一再强调:这套作品自己虽然下力甚多,在中国绘画造型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一些西洋画的元素,但受限于时代条件,在表现封建大家庭的内部斗争与底层丫环反抗封建压迫等方面着力较多,而对于宝黛等人的纯真爱情表现较弱,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但是戴敦邦研究红楼梦、再现红楼梦的艺术征程由此开启。

此后,戴敦邦创作过白描组画《红楼梦人物谱》《红楼梦群芳谱》等。后来又创作了连环画《红楼梦故事》,虽然各种可笑的限制没有了,但只要要求画五个故事,老爷子感觉不过瘾,一直耿耿于怀。

机会来了,世纪交替之际,上海古籍出版社约请戴敦邦画红楼全本。于是他重磨旧墨,耗时两年多,呕心沥血地完成了240幅《新绘红楼梦》全图,一个章回画两幅,就这样原原本本、完完整整地画出了他心中的大观园群芳谱,画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史。

与之前的几次涉笔有所不同,这次戴敦邦来了个全景式扫描,将上至皇妃国公、下至贩夫走卒都一一展现出来。为此,他又精读了一通《红楼梦》,对每个人物、每个场景、每个细节反复推敲,甚至像电影导演那样为人物写小传。在画《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一回时,戴敦邦和夫人沈嘉华比照原著,为参加寿宴的人物排座次,直到排得与小说描写的场面差相仿佛,才铺纸落笔。

这件巨作印刷出版后,业内外好评如潮,并理所当然地抱得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画《红楼梦》看来功德圆满了,但国家邮政局又找到戴敦邦,请他绘制《红楼梦》邮票。

此时的戴敦邦太需要休息了!因为赶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个时间节点前,他受有关方面委托,精心创作了《辛亥革命人物百图》,因为时间过紧,任务过重,用力过猛,导致眼球大出血,一只眼睛的视力再也无法恢复,从此成了“一目山人”。但老爷子知道邮票是国家名片,使命光荣;老爷子更知道,画邮票又比平常画人物画多了一重难度,它对原作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尺幅要小,便于印刷;二是人物要精,场面要大,色彩要鲜亮,一句话,既要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又要体现人民群众的世俗趣味。

已是耄耋之年的戴敦邦欣然受命,以仅剩的那只也不太好的眼睛来挑战自我,再次向曹雪芹致敬。

为照顾到邮票的艺术样式,他不仅选择了典型的情节、人物,还创作了《怡红快绿》长卷。2014年,《红楼梦》第一套邮票(一枚小型张加四枚纪念票)隆重发行,引发邮迷和戴粉的疯狂追捧。



戴敦邦绘《红楼梦》人物图

片,使命光荣;老爷子更知道,画邮票又比平常画人物画多了一重难度,它对原作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尺幅要小,便于印刷;二是人物要精,场面要大,色彩要鲜亮,一句话,既要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又要体现人民群众的世俗趣味。

已是耄耋之年的戴敦邦欣然受命,以仅剩的那只也不太好的眼睛来挑战自我,再次向曹雪芹致敬。

为照顾到邮票的艺术样式,他不仅选择了典型的情节、人物,还创作了《怡红快绿》长卷。2014年,《红楼梦》第一套邮票(一枚小型张加四枚纪念票)隆重发行,引发邮迷和戴粉的疯狂追捧。

国家邮政局跟老爷子有约在先:《红楼梦》邮票计划发行5套,每套5枚,共计25枚,10年内完成。

戴敦邦有君子之风,一诺千金,对这项“一个人的工程”极其用心,也信心十足。他从女婿补天开始画起,葫芦僧索、黛玉进府、熙凤弄权、元妃省亲、双玉焚稿、巧识金钗、黛玉葬花、晴雯补裘、中秋联句……人们熟悉的故事一一展开,直到进入高潮:宝玉大婚、黛玉焚稿、宝玉出家,前半卷色彩明快华丽,后半卷沉郁清冷。《红楼梦》一书最重要的人物与情节,在数米长的画卷中徐徐推进,如放电影一般闪亮呈现。其人物之多,场景之细,刻画之精,堪称戴敦邦《红楼梦》题材绘画的集大成之作。

可以说,戴敦邦呕心沥血耗时多年创作的这套《红楼梦》邮票,完全有资格在中国邮政史上留下光彩的一笔,并代表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 叁 画了一辈子《红楼梦》,仍怕自己一知半解

戴敦邦在画案前对徒众说:“画了一辈子《红楼梦》,只缘我太爱这部伟大的小说了。曹雪芹把《红楼梦》写得太多遍了,看了那么多遍、那么多遍,总觉得不够,仍怕自己一知半解。我已是耄耋之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创作《红楼梦》题材的作品了。今后希望我的弟子们能在我的基础上,继续用自己的画笔,来诠释这部伟大的作品,画出新的样貌来。”

今年6月中旬,上海久事美术馆为年已八十又二的戴敦邦先生举办个人画展,老爷子说:“能在‘上海的客厅’呈现我为《红楼梦》创作的最后一批作品,是我的莫大荣耀,也可能是曹公在天之灵的庇佑。”

这次,戴敦邦仍然围绕《红楼梦》这部旷世巨著创作了一批新作品,有些是原计划在《新绘红楼梦》全图中画而没有实现的,有些是从小说场景和人物中发现的新素材,有些是小说人物在特定场合、特定情节吟诵的诗词,有些是作者为映射人物命运或推进小说情节发展创作的诗词,还有些是与小说有关的

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安石、苏轼、陆游的诗意再现,可以这样理解:戴敦邦先生这批作品是给自己创作的《红楼梦》人物画唱响了余音绕梁的尾声。

更值得一提的是一组六幅尺幅不大的《红楼梦》人物画,它的组成颇有意义。大约在1990年,戴敦邦在敬业中学求学时的美术老师徐培三先生已届八旬高龄,兴致盎然地为名声远在自己之上的“戴同学”画了一组六幅花卉图,这是戴敦邦请恩师为自己示范的,并一直珍藏在画室里。徐老师去世后,戴敦邦为了纪念恩师,取出这六幅花卉作品,仔仔细细补了六个红楼人物,使之完美合璧。

师生合作,并无策划,但今天睹之再三,发现犹如天作之合。

那天我在戴敦邦的画室里提前欣赏展品,他诚恳地对我说:“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人民群众的重视,能有那么多读者喜欢我的画,我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我也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曹公在天之灵假若得知,一定会感到欣慰和喜悦的。”

如今,戴敦邦的弟子遍布大江南北,他们都爱读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在绘画、雕塑、刻瓷、设计与插图、连环画创作等方面均取得令人瞩目的佳绩,而且大家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民间艺人”。

最后再说一个故事: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家道已经衰败,他居住在京城西郊,自称“举家食粥酒常赊”,后来得到王族公子敦诚、敦敏的慷慨资助,才最终完成这部巨著。戴敦邦认为自己的姓名中也有一个“敦”字,就将敦诚、敦敏两位引以为穿越时空的知己,自称“三敦居民”,并刻印铃用。后来他还画过一幅漫画,他在敦诚、敦敏两位的引荐下拜谒曹公,曹公与他执手相视,露出欣慰的笑容……

高山流水,空谷幽兰,戴敦邦肯定是曹公的知音!



戴敦邦绘唐人诗意图

# 重绘生命吠陀 穿越丝绸之路之沙画

□王兴伊

## ——读陈明《丝路医明》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人心,人们愈发关注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相应的丝绸之路医学交融互鉴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呈现。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陈明教授的《丝路医明》,就是古印度传统医学沿丝绸之路传播研究的一部力作。陈明最初从文学研究转向新疆出土的胡语医学文献的研究,始于博士论文选定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开中国学者研究此医籍之先河。此后,陈明又把目光聚焦在新疆出土的梵文著作《鲍威尔写本》、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梵文于阗文双语医典《耆婆书》,及新疆出土的相关文书上,深耕不辍。此后陈明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关注印度医学、同时又从文化交流史、社会史的角度,更大范围探讨印度传统医学、药物对中医药学、民族医药学的影响,重现印度生命吠陀在丝绸之路传播景象。

基于以上回溯,再读陈明的新作《丝路医明》,就清楚他这本书是在其之前所有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推出的又一部力作。本书的研究视角是从宗教、社会、文化切入印度医学史,梳理连缀出土的史料(以敦煌、吐鲁番和丝绸之路沿线的出土写卷为主)、传世典籍(汉译佛经和中医古籍)、域外文献(印度、波斯或东南亚的非汉语史料),然后融为一体,从而再现印度生命吠陀在丝绸之路传播与影响的整体画面。

全书第一章考察印度古代医药

福利事业。第二章再现印度古代的医师形象与医患关系。第三章则以“波斯吃胡椒”为例,展现胡椒不仅在饮食、医疗、民俗和宗教方面有着作用,而且背后还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交流内涵。第四章以童子方和眼药方为例,辨析汉译密教文献中的生命吠陀成分。以上四章可谓天竺篇,再现古印度生命吠陀的原貌。第五章再现中古时期西域医学知识的多元混融景象。第六章讨论耆婆形象演变及其在敦煌吐鲁番地区的影响。第七章深入分析西域神药的传说与神异治疗。第八章则具体解读《耆婆书》的代表方“十味酥”,进而从耆婆医术还原中印医学交流的原貌。以上四章可谓西域篇,再现生命吠陀在西域的传播与影响景象。第九到十一章分别讨论丝绸之路出土医学文书、唐代佛教医事与社会生活、印度胎相学说的分类及其对我国的影响。第十二章则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耆婆五脏经》为例,追溯其原为日本抄本,揭示印度、中国与日本的一段佛教与医学相互缠绕的因缘,重现从天竺到日本的医学知识传递景象。以上四章可谓交流篇,再现印度生命吠陀从天竺传播至中国,甚至日本,与中医学交流影响的景象。

若将陈明的笔触比作沙画的艺术之手,这双手就是抓住了出土文书、传世典籍、域外文献之众多与生命吠陀相关的沙粒,首先从最西部的印度绘出古代印度的医学原

貌。接着将握沙之手移向西域,再绘出西域多元医学文化交融的画面。再顺着丝绸之路,一路挥洒至日本,绘出多姿多彩的生命吠陀交流互鉴的生动画面。

该书留给笔者印象最深的特色有三:一是连缀大量的汉译佛经、求法僧人所记的史料,重现古印度医学原景。印度人重文轻史,导致史籍的缺如,因此虽然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却难窥其原貌。陈明从国内海量汉译佛经、求法僧人行记中,独具慧眼,钩沉出重绘古印度医学原貌的史料。二是重缀残文断简,再现西域多元医学文化交融景象。陈明依据自1996年始研究的新疆、敦煌出土的汉语医学文书,以及多语种

的医学文本,诸如梵语、吐火罗语(含A方言焉耆语、B方言龟兹语)、健陀罗语(卢文)、于阗语、粟特语、回鹘语、藏语、叙利亚语、新波斯语(近世波斯语)等,再现西域多元医学文化交融景象。三是旁征博引,爬梳相关史料,穷尽性考证。笔者不算第九章陈明因为演讲稿而没有标注,粗粗统计本书所引用的史料,也达1768条。

当然,本书也有小的商榷之处,但不妨碍其价值,而且其装帧之精美,用纸之讲究,图片之贴切,无不显出独特魅力。因此,若想研究或了解印度传统医学在丝绸之路的传播与影响,陈明的《丝路医明》是一部最值得参考的力作。



《深圳传》  
叶曙明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作为一座当红城市,深圳的发展势头无两,建市才40年,已经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商贸物流中心。2018年GDP突破2.4万亿元,正式居于粤港澳大湾区首位,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日益突出,让广州和香港这两个老大哥“汗颜”。对它的现在,无论怎么溢美都不为过,但要说它的历史有多么丰厚,总让人不以为然。毕竟中国有太多的历史名城,西安、洛阳、南京无不经历多朝首都,即使像广州、上海那样的后起之秀,也有不少可歌可泣的历初,但深圳,这个1978年年初仍以“镇”为名的“深水沟”,硬是说它有多么辉煌的过去,难免令人有“母因子贵”的感觉。所以,若要写深圳纪实,应该没有多少人反对,但要立传,还真有点单薄。至少,在看到《深圳传》之前我是这么认为的,但看到这本书后,我的观念有所改变。

《深圳传》从一次考古活动谈起,追及深圳7000年人文历史,考古活动挖掘出来的铲、斧、刀、凿、拍等石制生产工具,牙璋、青铜短剑和铁斧等人文用具,证明这里最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文明的进程,和中原文明一样经历过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也曾经参与了商周文明的演进,与中原文化有过直接交流,并于大秦时期正式有了碰撞,被带入中原文明的演进范畴和历史视野。

当然,这里面所说的深圳是今天行政区域划分范围内的深圳。历史上深圳更多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偏远的小村落,一个微不足道的集

# 不容忽视的深圳历史 义无反顾的文化担当

□崇贤

市,曾经隶属南海郡、东官郡,有东莞县、宝安县、香山、新安等多个上级行政单位。作者没有拘泥单纯的行政区划来描述这个地方,而是向我们展现出一个以当前深圳市所属区域为核心的大历史。作者通过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展现了深圳第一次因为战争被秦朝划入中国行政管辖的南海郡;第一次因为产盐被汉朝纳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盘子里,并第一次有了中央朝廷的行政驻机构——东管太守;第一座古城——东吴时期设立的南头古城;第一次因为晋室南迁经济重心转移,成立宝安县,出现了“宝安”这个名字;第一次从镇变市(1979年),实现翻天的巨变……还有神秘的“卢亭”、传说中的皇姑、惨无人道的“采珠”业,以及早在正德年间就成功击退葡萄牙人的光辉往事。

如此种种,也贯穿了深圳的起起伏伏。作为岭南沿海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深圳因备受关注,每一次起伏都和王朝的变迁及由其所造成的人口迁移有关。大秦的楼船将岭南带来了中原文化;汉武帝的盐官让这里经济逐渐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士族的南迁带来了地道的中原文化;唐肃宗至德年间它成为一个军事指挥中;唐末战乱,一些中原望族迁入,又为它注入了新的血液,笋岗何氏、福田村廖氏、深圳圩洪氏等即是此时迁入。在此基础上,随着宋朝国运的日益兴隆和经济的高度繁荣,深圳很快便富裕了,出土的铜钱以吨计。特别是南宋,王室南迁,使它离政治中心更近,甚至随陆秀夫在崖山跳海的宋少帝,也靠在它的境内,成为它古代史上的一次高潮。

到了明代,它也像其他沿海城市一样,受到倭寇和海盗的威胁,但相安无事,可至

清初却遭遇一次灭顶之灾。清政府在海边坚壁清野,不许片帆入海,不但禁停了海上贸易,还断绝了深圳人赖以生存的盐业和渔业,导致土地大片荒芜,“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深圳急速衰落,人口由17000降至2000多。然而,此时欧洲已经开始了资本化的进程,海上帆船冒险不断,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深圳成为欧洲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随着海禁的放开,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又迅速繁荣,但这次繁荣伴随着人口的洗牌。原来被迫迁出的人很多已经回不来了,这次迁入的主要是周边山里的客家人,一百多年间,深圳人口由2000多迅速上升至22万多,客家人占了几乎一半,方言、民俗为之一变。

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深圳也曾雄起过。1900年,孙中山谋划革命,选中三洲田为发难点,虽然最终失败,但深圳敢为天下先,对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以致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言:“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颠覆覆君政。”所谓“盛于庚子”,即指三洲田起义。后来,在日军大举进攻香港时,深圳作为接应地,也曾义无反顾地参加并主动承担了那场著名的营救文化人士的运动,但更多时间则是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直到1978年,那个历史性时间点的到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成为基本国策,广东主动请缨,要求“先行一步”。彼时,深圳还是宝安县一个镇,因靠近香港,被划为特区,并于1979年正式取代宝安而成为市建制,掀开了深圳历史上最为辉煌和耀眼的一幕。当然,这次崛起,人口流入也功不可没,并且这一次不再是小

规模的流入,而是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移。1979年深圳在籍人口3万多人,到了今天,短短40年,常住人口1077万,管理人口2000万,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这一次,深圳已经不是起伏而是腾飞了,高举创新与科技大旗,深化改革开放,培育了华为、中兴、腾讯等一批竞争力超强的创新型企业,世界顶级公司纷纷落脚深圳。《深圳传》全面记载了这个过程,包括深圳速度、筑巢引凤、腾笼换鸟、创新高地,等等。

《深圳传》有30多万字,是大部头,并且没有多少水分,都是实打实的干货。作者引用了明清两代多部县志以及今人编写的《深圳古代史》等多部史学著作,参考了《深圳文物志》等权威考据成果,并从文化、考古、民俗、经济、军事、方言等多个角度切入,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资料翔实,可读性强,知识性强。

本书作者叶曙明,近代史研究者,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近40年。他的创作以历史、散文、小说为主,出版了《近代史三部曲》、《大国的迷失》、《军阀的等》等十部著作,在历史类文坛的写作上,经验丰富,文笔老辣,写起深圳来可谓是熟门熟路、驾轻就熟。

作为一个地方写史,通用的做法是“志”,全国各省、各市都设有专门的机构——地方志办公室,深圳也有官方的“志”。“传”通常写人的,作者如此命名,可能一方面是想和官方的“志”有所区分,另一方面,也确实是饱含深情,把深圳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记录她的过往。所以,字里行间,我们时常能感到作者的感情,如待赤子,如待母亲,如守望家乡,但这种感情的表达总体来说是节制的,藏在客观的陈述背后,并不影响整体的视野与高度。